

她是我的女人

1

刑巴低哼了一声，直接一拳就朝我的脸打了过来。虽然看起来力量十足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一拳的速度还是太慢了。我身子稍稍一侧让过这一拳，接着朝他的左腿膝盖狠狠的扫了一腿！

「砰！」一声闷响。刑巴身子一歪，立刻趔趄向后退去。不管你身上的肌肉再发达，关节是永远也无法锻炼到的部位。我紧紧跟上，「砰」的又是一声，我的第二腿低扫再次砍在了刑巴的左腿膝盖上！

刑巴「扑通」一声摔倒在了地上，双手捂着左腿的膝盖，虽然一声不吭，但脸上疼的已经变了形。他想再站起来，但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。

战斗结束，历时不过五秒。我只出了两腿低扫。

李哥单调的鼓掌声音传来，我转过头去，看到李哥一脸满意的对我点了点头。徐姐坐在那里，愣愣的看着这一切，那表情.....我无法形容。不敢相信加上震惊和意外，那瞬间的表情变化太过复杂。

自己最为得意的猛士，结果一个照面就被人放倒，丧失了反抗的能力，换了谁都会抓狂的。其实徐姐的接受能力还算挺强

的，我要是她的话，可能当场就崩溃了。

我穿上鞋子回到座位上，李哥亲自给我夹了一小碟清炒鱼片犒劳我。刑巴还是没能自己站起来，被两个人扶着走到徐姐身边，低着头说：「徐姐，对不起。」

徐姐看了看刑巴，又看了看我，再看了看李哥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知道，她还在刚才的震惊中没回过神来。可怜的女人，我忽然对她同情了起来，早知道下手就不那么快了。

李哥明显是只老狐狸，比徐姐要稍稍高上那么一筹。徐姐扯到拳赛的事，正中李哥的下怀。然后他欲擒故纵的引诱徐姐上套，结果一下就给套牢了。

要离开的时候，李哥还不忘「真诚」的奉劝一句：「哦，徐姐，其实我想说，如果找拳手的话，还是找专业一点的比较好。毕竟我们不是在比推吉普车。」

出了娱乐城，李哥高兴起来，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。他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：「西毒，真他妈给我长脸了。你们回去叫着小妖，晚上我请你们吃海鲜！」

看来李哥说的没错，有时候，一场谈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

李哥在「巨无霸」海鲜城订了个包间，到了晚上，我们几个兴致勃勃的杀了过去。一推门，我就感觉今天晚上这顿饭吃不痛快了。

阿果正坐在李哥旁边，一边玩着手机一边抽烟。听到有人来了，面无表情的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算是打过招呼。哦，又是那迷离的烟熏妆，那堕落天使一般的眼神，我的心莫名的就紧了起来。

四年了，我一直没能逃脱这种感觉的魔爪。

「西毒，小妖，坐，坐。」李哥招呼着我们落座，看来他今天心情格外舒畅，还点了两瓶价格不菲的葡萄酒。

「今天我们的谈判非常成功，可谓是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大家都有功，尤其是西毒！来，李哥敬你们一杯！」李哥站了起来，端起了酒杯。我们也赶紧跟着站了起来。

在把酒杯放到嘴边的时候，我又瞥了一眼阿果。她端着酒杯，红色的液体流进口中，衬托得她的嘴唇越发的迷人。我喝了一口，却又涩又酸，一下苦到了心里。

吃了一會兒，李哥说：「你们几个这些天都注意一点，千万不要惹什么事情。虽然说徐珊是外来户，但她在温州也是一大富豪。现在有钱，什么事都好干。」

「李哥，你的意思是，徐珊那老娘们会狗急跳墙，对咱们下手？不能吧？」小妖啃着螃蟹腿说：「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她有这个心，还能有这个胆？」

「是啊，李哥，应该不至于吧。」凶器也跟着说道：「当时打赌，不都是她亲口承认的吗，开那么大的场子，总不会出尔反尔吧。」

「就是因为她不会出尔反尔，我才让你们小心！」李哥用教育的口吻说：「江湖险恶，小心行得万年船！你知道这一赌让她卖给我多少股份？一个店百分之十五，两个店加起来就是百分之三十！人家赚钱赚得好好的，凭什么给你分上一碗？徐珊她心里肯定不甘心，但又不能说话不算，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。所以才让你们都小心点，以防她有别的什么动作！」

「一个女人，能有这种心思？」拐子有点疑惑。

「你懂毛，天下最毒妇人心！女人逼急了比男人还狠！」李哥敲了一下拐子的脑门：「等你们什么时候吃过女人的亏就明白了！不管徐珊有没有什么动作，你们最近一段时间都给我老实点，尤其是你，小妖！」

「呃，好……」正在狂啃螃蟹的小妖根本就不顾得回答。

「不光是你们，我最近也要注意一下安全，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点什么事可就亏大了。凶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管去哪谈生意你都跟着我。还有，西毒，」李哥看了我一眼，「这几天阿果要出门的话，你负责陪着她。」

一股电流刹那间闪过全身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下意识的回答了一句：「好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凶器便被李哥打电话叫出去了，只剩下了我们几个在基地训练。自从乃昆走了之后，我们的训练就全靠自己了，所幸基本上所有的技术都已经掌握的差不多，只需要日渐磨练即可。虽然没有教练的督促，我们也丝毫不敢放松自己，格斗生涯就是这样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
下午的时候，我正对着沙袋狂练扫腿，忽然手机响了起来。我拿起电话一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接通道：「喂？」

「西毒？」从手机里传出来一个女声。

「嗯，是我，哪位？」

「我阿果。」

我立刻有些慌乱，刚刚剧烈运动还没平息下去的心脏又怦怦狂跳起来，氧气一时间供应不足。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晕过去：

「果姐.....有事吗？」

「我想出去逛逛街，买件衣服，你有时间吧？」

「有，有。」我忙不迭的说。

「好，那你在基地等着，我过会去找你。」阿果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剩下我还在那捧着手机发愣。

我洗了把脸，换了身衣服。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只觉得月光光心慌慌。小妖看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，问：「咋了，你叫耗子咬了？」

过了一会，李哥的那辆越野吉普车停在了基地门口，阿果下车喊了我一声。我强忍着自已慌乱的心跳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走了出去。

阿果打开车门，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她看我愣在那里，说：「怎么了，上车啊！」

「额，我，其实吧.....不会开车。」我无奈地说。

阿果意外的瞅了我一眼，自己又坐回了驾驶位上。她发动车子说：「我还以为你会开车呢。」

「我只会开自行车。」我笑笑。

「好啊，那改天你开自行车带着我。」阿果也笑了。我很少见到她笑，她笑起来真好看。

2

「你说哪的衣服好看？滨江道还是劝业场？」阿果一只手开着车，另一只手点燃了香烟。

「我一般都喜欢去大胡同。」我老老实实的回答。

「呵呵。」阿果笑了起来，接着说了一句：「没品位。」

我也笑了，真是挨骂都高兴啊。

陪了阿果逛了整整一个下午的街，从滨江道到劝业场，从文化街到家乐福，开车少走路多，逢店必停，逢街必逛，我的腿都走细了，真是比训练还累啊。这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，平时看起来娇弱无力，迎风就倒，可是一逛街就好像吃了金克拉一般，精力充沛，体力无穷，丝毫不见疲态。试衣服，砍价钱，

挑毛病，信手拈来，如同游戏，自由的就好像游进了大海里的鱼。

终于在我撑不住的时候，阿果提出饿了，进了一家肯德基，我才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。

我大口的吃着汉堡，补充着自己被消耗过度的体力，一边奇怪的问：「你怎么逛了半天街，才买了一件衣服？」

「我逛街不是为了买衣服。」阿果的眼睛看着窗外。

「那你为了什么？」

「就是为了逛街。」阿果把视线从外面收回来，低头说道。

「纯粹的逛街主义者。」我耸了耸肩。

「原来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，逛逛街就很好，不用买东西。」

「你上过大学？」我一惊，才意识到自己问的有些失态。

「上到大二，后来不上了。」阿果的口气倒是坦然，「很久之前的事情了。我都快忘了。」

「为什么不上了？」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虽然知道一再追问会让人不爽。

阿果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玩了没两下，又放回去了。接着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

话：「我不想谈以前，好像一直流浪在过去的时光里。」

那瞬间，我被震撼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一直以来深深吸引我的，并不是这个女人精致的五官，漂亮的面孔，颓废的烟熏妆，而是她身上那种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，即使在露出笑容的时候也无法排遣的惆怅和孤独。

她的这种孤独，让我拼了命的想去拯救，虽然我并没有那么伟大。

晚上回去之后，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拿起手机，犹豫再三，给阿果发了一条短信：果姐，你睡了吗？

过了一会，收到了回信：还没有睡。你呢？

我想了好一会儿，才给她回了一条：我已经睡了。你早睡吧。晚安。

发完之后我才反应过来，睡了还能发短信？我真够操蛋的。就像哪个老师说的来着，没来的同学请举手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还没见到凶器回来。小妖说，他跟着李哥去外地了，要四五天之后才能回来。我心道，最好永远别回来了。但随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念头比较邪恶，立刻打住。

下午的时候，又接到了阿果的电话，她问我，有空吗？

我说，一直都有空。

阿果笑了笑，说，那陪我去看场电影吧。

我说好。挂了电话，心里幸福的好像被人灌了蜂蜜。

那天的电影放的是《导盲犬小 Q》，一开始进场的时候，我看到那张海报，心想一条小破狗有什么好演的。结果这电影的杀伤力太大了，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哭的稀里哗啦，鼻涕眼泪抹的袖子上到处都是。阿果从包里抽出纸巾递给我，说：「原来你心理这么脆弱啊。」

我没说什么，只顾着擦眼泪和鼻涕。

「本来以为你们打拳的，都是铁石心肠的家伙呢。」

「谁说的，那只是平常装的很冷酷而已，其实我们都.....唉。」我也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一个女人都没怎么哭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哭的梨花带雨的，确实有点不像话。都怪电影太煽情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阿果开着车，说：「西毒这名字太别扭了，我还是叫你欧阳吧。」

我点点头，思绪还沉浸在刚才的电影当中。

「欧阳，快毕业了吧。」

「嗯，最后一个学期了。」

「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，一直打拳吗？」

「还没想过，不过我现在还不想退出，我还没有实现我的目标。」

「什么目标？还没挣够钱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摇了摇头，「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，就像我教练乃昆一样。这也是我开始打拳的原因。」

阿果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话。此时夜幕降临，已是万家灯火。

回到基地，躺在床上，我又睡不着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故技重施，发了一条短信：果姐，睡了吗？

过了一会，又收到了回信，还是跟昨天一样：还没有睡。你呢？

我回了一条：我也没睡。我睡不着。

很快的收到了回信：睡不着？为什么？

我狠了狠心，发出了一条：因为我想你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忐忑不安的收到了回信：为什么想我？

我沉吟良久，发过去了一句古诗：当时相见已留心，何况到如今。

发完之后，我直接关机，睡觉。我有点怕了，我不想忐忑不安的过一晚上，这种滋味太折磨人了。

一晚上噩梦，自己也说不清到底都梦见了些什么。第二天早起跑完步回来打开手机，却是一条短信也没有收到。

我心里大失所望，这一天就在浑浑噩噩中过去了。我完全心不在焉，在跟小妖穿着护具实战的时候，被他一腿砸头上了。小妖扶起来我，皱着眉说：「西毒，你真叫耗子给咬啦？」

「我叫你给咬了！」我没好气的回了一句，脱了护具就回去躺着了。根本没心思训练，整个心慌恍惚惚的，好像没油了的飞机但是还着不了陆，就在空中一直的悬着，悬着。

这种感觉，真是坐卧不得，寝食难安。柳永曾经写词：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我一直以为是他太过煽情，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被区区「情」字困顿到如此地步？到了今天，我才明白，古人诚不欺我。

整整一天，阿果没有找我，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也没有给我发短信。我怀疑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停机了，打过去查询一下，对方甜甜的说道：「您好，您的话费余额为.....」还没听完我就挂了线。这时小妖跑进来，四下打量着我关心的问：「你叫耗子咬哪了？」

到了天黑之时，我终于控制不住心里的纠结，主动给阿果打了一个电话。当电话接通以后，我才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「果姐，今天没出去？」我试探地问道。

「今天不想逛街了。」她淡淡地说。

「哦，那你现在干什么？」

「在外面，准备吃顿饭。」

「你跟谁？」

「就我自己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，我得陪着你，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呢？」我忽然间灵光乍现，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。

「行，那你等着，我去接你。」

挂了电话，我故作轻松的坐在床上，掩饰着自己的狂喜。

其实温州女富豪徐姐那边，一直没什么报复性动作，后来的黑拳比赛她也没有参予。谈判过了没多久， she 就把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划给了李哥。从这点上来看，徐姐还算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。但她为什么一直没参与拳赛，我想可能是刑巴的事情对她的打击太大，让她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.....从始至终，她都在老老实实经营自己的娱乐城，干的风生水起。所以说，李哥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也应该如此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
不过，李哥的小心翼翼，却成全了我。

阿果开车接了我，一起去吃了晚饭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问：「昨天我最后给你发的短信，你收到了吗？」

「收到了。」

「那你怎么不回呢？」

「回什么？」

我一下语塞。是啊，回什么？我想让人家回什么呢。人家能回什么呢。

窗外吹过冷冷风，我心里陡然升出了一股子热气！我暗暗对自己说，死就死吧，身为爷们，死也得死个明白不是！我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「阿果其实我一直喜欢你，从见你面的第一次我就喜欢上了你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，我的脸被人打肿了，可是那时候我一眼看见你就忘了疼。到现在，四年了，我一直没有对你说过，也没有机会对你说，但我实在受不了这思念的折磨。我曾无数次发誓要忘掉你，再不想你，可我是常立志，立短志，我克服不了自己的感情。你不要以为我是说着玩的，或是一时的疯话，我今年二十二了，我马上要大学毕业了，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」

说完这番话，我就像一个引颈受戮的犯人，等待她的最后裁决。

阿果沉默的开着车，点上了一根烟，半晌才说：「喜欢我有什么用呢。我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。」

「你在海滨娱乐城做过花魁，拿过 88 号，我知道。」我的话说完，阿果的身子轻轻一颤。

「你既然都知道，还说什么呢。」

「我不在乎。我知道这个事情，是在四年前了。但这四年，我从来没有在乎过。我就是想你，喜欢你，没有别的。」话已至此，我毫无掩饰。

阿果又是沉默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」

「我已经后悔四年了。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等着我。」这句话的杀伤力绝对够大，阿果握着方向盘的手轻轻一抖。够了，够了，话说到这个份上绝对够了，再说下去都是浮云。阿果是文学青年，可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后现代结构文学以及 70 年代国产朦胧诗都是我高中时候玩烂的东西。我要直击她的灵魂。

阿果没有再说话，她静静的开着车，一直开到基地附近慢慢停下，对我说：「你到了。」

我没说话，也没有下车。车内的光线柔和，阿果在我面前低垂着眼帘，她精致的脸庞有一种颓废人心的蛊惑。我忽然间一阵心头鹿撞，慢慢的抓住了她的手。她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动，她的手滑腻冰冷，如同毒蛇。

毒蛇是诱惑的，颓废是美丽的，阿果已经让我完全沉沦。我贴过去，轻轻的把嘴唇放到了她的脸上。

阿果低着头，仍没有动，我却全身发抖，哆嗦的如同风中的树叶。

我像一个吸血鬼一样贪婪的闻着她身上的香气，那体香混合着淡淡的烟草的味道，让我陷入到一个无法挣扎的沼泽。我沉迷着，眩晕着，全身都是软的，只有一个地方是硬的。

阿果忽然张开双臂抱住了我。

我瞬间融化了。

.....

完事之后，激情如同海水退潮，但我还沉迷在这陌生的温柔中不可自拔。忽然，一个念头占据了整个脑袋——李哥要是知道了这事，怎么办？

妈的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这茬？

怪不得亚里士多德说：所谓奴隶，就是欲望战胜理性的人。

4

万一李哥知道了，怎么办？我紧紧的抱着阿果，慢慢抬起头，看着车窗上映出自己的脸，迷茫而模糊。阿果也紧紧的抱着我，没有说话，我不知道她的心里在想什么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躺在床上思索好久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阿果就好像我手中易碎的水晶，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碰她，我也无法允许其他任何人再碰她，如果那样的话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。小妖微微的鼾声从下铺传来，我慢慢攥紧了被子，下定了一个决心。

第二天吃过午饭，我把小妖和拐子叫了出来，约到基地外面走走。小妖不耐烦的说：「干什么？」

「刚吃完饭，散散步。」我找了一个借口。

「散鸟步！天天训练还不够你累的？」小妖丝毫不解风情，但还是被我硬拉了出来。

「西毒，有啥事吧？」还是拐子心细，一下就看出了端倪。

「嗯.....」我低头走着，踌躇了半天说：「我跟阿果好上了。」

「哪个.....阿果？」他俩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。

「就是.....额，就是果姐。」我咬着牙说。

这两个家伙当场愣在原地不动了，直勾勾的看着我，就好像我脸上在放电影似的。拐子用看史前恐龙一般的眼神盯着我：

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他们两个吃惊在我意料之中，如果换了我是拐子，我也会吃惊的。在中国，尤其是在道上混的，讲的就是一个「义」字。朋友妻，不可欺；朋友妾，不可窃，何况这还是顶头老大的女人。可是情之一物，并非道理可以讲清。如果情能够用道理来衡量的话，那么自古以来也不会有那么多才子佳人深陷纠结之中不可自拔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啊，有谁能说得明白。

听完我从头到尾把整个事情说完，拐子和小妖都愣了。

拐子死盯了我半天，又拍了拍自己的脑门：「西毒，事情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你想怎么办？」

「我想跟李哥挑明了。反正都到这个地步了。」我说出了我的想法。

「挑明，你想死啊！」小妖骂道：「你给李哥戴帽子，还要给人家挑明，你活腻歪了啊！」

「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走了，没办法，所以才找你们两个商量一下。」我无奈的说。

「商量个毛啊商量，你上都上了，现在才说。你上的时候怎么不过来跟我商量一下！」小妖指着我说：「我说你这几天唧唧歪歪，不大正常呢，原来在琢磨这事啊.....」

「小妖，少说两句吧！」拐子瞪了他一眼，对我说道：「西毒，你想跟李哥挑明这事，可你想过后果没？李哥虽然平时对我们不错，但他毕竟是老大。就算是一个平常的男人，你抢了人家老婆他都会跟你拼命，李哥这人又.....哎，我不说了，我也猜不透李哥的心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，你觉得李哥会废了我？」

「西毒，我话说难听点，阿果虽然不是李哥的老婆，只是他包养的一个玩物，但毕竟跟了他好几年，李哥能没有点感情？李哥做事一向痛快，从不拖泥带水，但在这件事上.....我不好说.....」拐子到最后也沉默了。

我知道他不好说，但我也没办法：「所以我今天才找两位兄弟，到时候帮我撑着点。万一李哥真要发起怒来，你们能劝就劝，劝不住就罢，那就算我西毒倒霉。」

小妖看着我，叹道：「兄弟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值吗？」

「值。」我语气无比坚定。我等了四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不管前面是什么刀山火海，我也拼了。

晚上我坐出租车去了阿果住的地方，给她说了我的决定，阿果也愣了，她劝我别这么干。我说我不管，我不能再让别的男人碰你。阿果抱着我就哭了。

原来爱情，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第二天是李哥从外地回来的日子。我给凶器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开车带着李哥直接去万豪酒楼，我在那订了一个包间。凶器在电话里还笑骂我：「看不出来啊，你小子挺会拍马屁的！」

挂了电话，我长吸了一口气。该来的，总会要来。

我坐在万豪酒楼的包间里，先点了几个凉菜。旁边坐着小妖，拐子，就我们三个。我看不到自己的脸色，但他们两个却是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屋里气氛沉闷的让人窒息。

我打开白酒，倒了一大杯，咕咚一口就闷了。酒壮怂人胆，我不是怂人，但也要借这酒壮壮胆子。

两杯酒下肚，我的胸口热了起来。再倒第三杯的时候，拐子按住了我：「行了，别喝了。等会李哥来了你他妈喝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说个屁啊。」

我坐在那里，等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。本来已经有所觉悟的心忽然又慌乱起来，不听话的怦怦乱跳。我就像等待被处决的犯人一样，那一枪是痛快的，难受的是那一枪之前的时间。
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门外的脚步声响了起来。是李哥跟凶器来了！我的心猛地狂跳起来，几乎要蹦出嗓子眼！

门开了，李哥的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

我他妈的竟然呆住了！

「西毒啊，怎么个意思，还想起来请李哥吃饭了？你这可是大姑娘上轿，头一回啊。」看来生意谈的不错，李哥的精神格外的好，笑呵呵的坐在了椅子上。可是他随后就察觉到了屋内气氛不对劲，看着我说：「西毒，怎么了？」

我二话没说，「扑通」一下跪在了李哥的面前，低头说道：

「李哥，除了父母，我这一辈子没跪过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不管你有多大的火，不管你想怎么样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」